

经典童书阅读指导版

★ 权 ★ 威 ★ 译 ★ 本 ★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柳林风声

[英] 肯尼斯·格雷厄姆 著

杨静远 译





经典童书阅读指导版

柳 林 风 声

[英] 肯尼斯·格雷厄姆 著

杨静远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林风声/(英)格雷厄姆著;杨静远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8

(经典童书阅读指导版)

ISBN 978 - 7 - 5495 - 5682 - 3

I. ①柳… II. ①格… ②杨… III. ①童话-英国-现代
IV. ①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2812 号

出品人:刘广汉

责任编辑:刘美文 卢 义

装帧设计:徐 妙

插图绘画:周方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882/883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桓台县唐山镇驻地 邮政编码:256401)

开本: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7.875 字数:151 千字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我就是这样浪漫

梅子涵

做一个改动

我要来做一个很重要的改动。

它很重要。

这就是我们以后再提起“文学名著”“文学经典”，一定要把儿童文学的名著和经典放入！要不然会显得无知和滑稽。我们对孩子们说，要阅读文学名著和经典，那是应当包括安徒生，也应当包括《爱丽丝漫游奇境》的……它们都要被写在孩子们阅读的大书单上。我们也可以列一份文学名著的书单，再列一份儿童文学名著的书单，但那就等于是告诉孩子们，儿童文学名著不是文学名著，文学名著是《悲惨世界》，不是《爱丽丝漫游奇境》。如果一份文学名著的书单是给成年人的，那么没有安徒生和爱丽丝，没有《柳林风声》，而且也没有《小王子》，我们不会非要挑剔，我们会说：“理

解。”可是一份给孩子们的文学名著的书单上，没有它们，我们难道也会说“理解”吗？那么不等于就是说，我们理解无知，理解滑稽，原谅无知的滑稽吗？

我们不可以理解！

因为我们继续理解，那么意味着孩子们可能继续缺少最适合他们的文学阅读。

至少是在雨果的《悲惨世界》前后，孩子们已经有了安徒生，有了他们自己的文学和童话，他们的阅读不太悲惨了。安徒生们的到来，是儿童阅读生活里的一个大浪漫景象！儿童文学的渐次到来，渐次成熟，是人类文学中的一个最彻底的浪漫主义运动。比雨果们浪漫得多了多了，多了多了！

现在可以继续讨论，如果在一份开给成年人阅读的书单上，没有安徒生，没有《小王子》之类，是不是特别情有可原呢？那就要看你是什么标准，你的阅读口味里有多少诗意和浪漫，你的生命心态里还有没有天真和稚气。

我们一直都听说，安徒生活着的时候，他的国家的国王喜欢他的童话；他小时候崇拜、长大后继续崇拜的海涅们喜欢他的童话；还有当时的作曲家，当时的普通劳动者和住着城堡的王公们喜欢他的童话；我们还听说当时的女王喜欢《爱丽丝漫游奇境》，当时的美国总统喜欢《柳林风声》……这都是著名的童话阅读的故事、文学的故事，我们都是从传记的书中读到的，我们宁可都很相信，所以我们也就要说，



如果把这些书，这些童话也放进成年人阅读的书单，那么难道是羞辱了他们的水准吗？还是丰富了他们的趣味？

这些童话童书中的文学名著、文学经典，是值得放进成年人的阅读书单的。现代和后现代，已经不是继续地只让童年阅读成年，也是成年热情洋溢地阅读着童年了。多少成年的人在图画书的阅读中，盛开天真心情！

高处经典

我想说另一个认识。

我也觉得很重要。

是不是只要尊重儿童现在的阅读口味和兴趣，就是真的尊重儿童、敬重童年？就是天天在说的“儿童本位”？

小的时候，很多的孩子，甚至都不好好吃饭。他们喜欢吃零食，喜欢雪糕、冰激凌。在正经的一日三餐前懒懒散散、漫不经心。很多的孩子，在玩耍和念书之间，也是更乐于玩耍，而不是更乐于上课、做作业和考试。我们是不是应当很尊重他们这样的本位，就让他们整天地在永无岛上玩耍，永远保持长不大的心智？教育去除？学校关门？

我们不是还是要教育、引导他们好好吃饭，好好念书并且好好考试吗？只不过，我们的教育和引导应当合乎他们的理解，合乎他们的年龄、心理，不要把他们教育得厌烦起来，哇啦哇啦哭了。

儿童文学的名著和经典，很可能不是一个孩子立即就爱

不释手的书，但它们是属于高的枝头上的。它们甚至是象征中的空中的东西，空中的光芒和闪耀。它们的优美趣味和精神力，完全不是在平俗、滥造的书里可以找到的。把这样的书放在孩子面前，是为阅读的成长、成长的生命竖起一把梯子，修一个往上的坡。而阅读那些平俗和滥造，只是在垃圾桶边跳来跳去的舞蹈。

人往高处去，孩子渴望“长大”，这才是本质上的“儿童本位”。尊重这个本质和本位，是真正的敬重童年、敬重生命，是护卫他们的人格，也是为他们的以后建设尊严。

这样的往上走去，可以是一个孩子的完全独自的阅读，也可以是老师的组织，集体进行。集体进行和讨论，这会是一个有趣的文学教育的过程。文学是可以教育的。我们也可以说成是教授。文学可以教授，文学的口味可以教授。

儿童的阅读和生命，应当去往高处，应当有站立在高处经典里的记忆。追求这高处，我们甚至可以刻意一点。

文学、童话是真的

我再说一个建议。

它可能是新鲜的。

阅读文学、童话，不要说里面的故事是假的。

虚构、想象，不等于假。

我们如果习惯了说，它们是假的，会在逻辑上摇撼了文



学、童话、名著、经典的意义，会在逻辑深处语无伦次。

文学、童话，在逻辑上都是写的另一种生活。尤其是文学里的童话，是鼓励着人不要只在真实的生活中来回徘徊，看尽琐碎，那实在是很容易日渐狭小，日渐短浅，日渐猥琐的。

它风趣地进行想象、讲述。它把生命分布给任何东西，也把语言、语气、丰富的性格都给它们，让它们成为它们。

它们的故事也是常景之外的。狼把戴法兰绒红帽子的小姑娘吃进肚子，可是她并没有死。小姑娘掉进很深很深的洞，也没有骨折，一下子变大，一下子变小，更多的好玩事情还在后面。黄鼠狼们不暗算鸡，暗算起风流、疯狂的癞蛤蟆，可是哪怕只要有三个真正的朋友，一只风流、疯狂的癞蛤蟆也能反败为胜，收回家园，还收回智慧和人品。

童话里都是有智慧和人品的。

童话只不过是在以自己的想象力对你说智慧和人品。

文学也是大体这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不要说是假的。

我们不说假的，那意味了我们知道童话的艺术、文学的方式。知道了就是修养。修养的意思里包括我们懂得为自己的说法安排一个适当的概念和词语。有的地方我们应当有草根的朴实，有的地方我们倒是应当华贵些的。



更何况，经典的童话、文学，对于人类的心情、日子，甚至政治和哲学，都有着真正可靠的照耀。

我们应当学会用内行的口气说：“文学、童话是真的。”

所以我们就格外喜爱地把它当成自己的生活内容。

一个孩子，一个成年人，都经常阅读它们。



独具一格的动物童话

杨静远

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蜡像馆的一间虚幻文学厅里，陈列着一组四只可爱的小动物塑像——鼯鼠、河鼠、蟾蜍和獾。他们是童话《柳林风声》的四位主人公。和他们做伴的，有宝岛的孩子们、小姑娘爱丽丝和扑克牌公爵夫人、彼得·潘和凶恶的海盗胡克、兔子彼得等著名童话人物。由此可以看到，英国儿童文学中一些传世名篇，都出自苏格兰作家之手：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漫游奇境》，1865），罗伯特·史蒂文森（《金银岛》，1883），詹姆斯·巴里（《彼得·潘》，1904），肯尼斯·格雷厄姆（《柳林风声》，1904），也许还可以加上柯南·道尔（《福尔摩斯侦探案》，1891）。这是否与苏格兰人富于想象、童心永驻的性格有关？

近年，一种颇为一致的意见认为，从19世纪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数十年，是英国儿童文学百花争妍的黄



金时代。它以《爱丽丝漫游奇境》(1865)始,以《柳林风声》终。这个估计,很可以说明《柳林风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故事虽不离奇但很有趣。在风光旖旎的泰晤士河畔,住着四个要好的朋友——憨厚的鼹鼠、机灵的河鼠、狂妄自大的蟾蜍、老成持重的獾。他们竟日游山逛水,尽享大自然的慷慨恩赐。财大气粗而又不知天高地厚的蟾蜍,迷上了开汽车,车祸不断,受到朋友们的责难和管束。一次,他偷了一辆汽车,被捕入狱,在狱卒女儿的帮助下,化装成洗衣妇逃出监狱,历经险情和磨难,在三位朋友的帮助下,夺回了被野生动物侵占的庄园,并从此改邪归正。

和《爱丽丝漫游奇境》相仿,《柳林风声》最初也是一个大人为一个孩子在游戏中编造的故事,一部无心插柳的杰作。作者肯尼斯·格雷厄姆 1859 年生于爱丁堡,五岁丧母,九岁随父迁至伦敦以西的伯克郡。在泰晤士河畔库克安沙丘度过的如梦的童年,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感源泉。成年后,他供职于伦敦的英国银行,并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活动,写散文、小说,参与莎士比亚、雪莱、济慈等所在协会的工作。他广交当时云集伦敦的文化界名流,如学者福尼沃尔,出版家威廉·亨莱,作家王尔德、威尔斯、萧伯纳、亨利·詹姆斯、斯蒂芬·克莱恩,诗人丁尼生、勃朗宁、叶芝,画家毕尔德斯利等,生活在浓郁而高雅的文化氛围里。但大都会的繁华,待遇优厚的高级职员生



活，从来没有冲淡他对宁静的田园的眷恋。他一有机会就远离尘嚣，重返乡土。他结婚时年已四十，有一子，大名阿拉斯泰尔，小名“耗子”。迟来的父爱，使他把儿子视做心灵的知己。从孩子四岁起，每晚他必为孩子讲一小段动物故事，让孩子带着甜美的幻想入梦。最初，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只蟾蜍。一天，他在野外捉到一只鼯鼠，带回家来，留着等孩子睡醒后送给他做礼物。不料老年弱视的女仆把鼯鼠错当成老鼠打死了。女仆伤心之余，劝主人用故事的形式给孩子创造一只永远不死的活生生的鼯鼠，伴随孩子一同长大。于是故事里又多了一只鼯鼠，后来又添了两名成员：河鼠和獾。日复一日，孩子听得入迷，父亲讲得上了瘾。在孩子去海滨度假时，为了满足孩子的愿望，父亲连续给他写信，接下去讲蟾蜍的历险故事。这些信，后来成了《柳林风声》的蓝本，格雷厄姆死后，他的妻子在《〈柳林风声〉最初的私语》一书里将它们全文印出，于1940年出版。

早在《柳林风声》之前，格雷厄姆已出版过几本散文集和小说，享誉大西洋两岸。美国一出版者鉴于他的《异教杂文》(1893)、《黄金时代》(1895)、《女首领》(1898)和《梦幻岁月》(1898)等书在美国备受读者欢迎，特约他写续篇。于是格雷厄姆在辍笔十年后，写了童话《柳林风声》。这本书完全撇开过去以写儿童生活为主的家庭故事，转而写拟人化的动物故事，令出版者感到失望，未接受出版。等到《柳林风声》在英国出版并大获成功后，这位美国出版者追悔莫及。



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原也是格雷厄姆作品的热心读者，听说他新出的是一本说人话的动物幻想故事，便不屑一读。因为他认为，把动物和人混淆起来，既是糟糕的文学作品，也是糟糕的科学作品。但一次他偶然听见夫人给孩子们朗读这本书，立刻被吸引住了，拿过来连读了三遍。他给格雷厄姆写信盛赞这本书，说其中的“人物”成了他全家最好的朋友，并且替他的儿女寄去两册书，请作者签名。

格雷厄姆在用故事哄幼小的儿子时，并无出书的打算。等到他认真动起笔来，那抑制不住的汹涌澎湃的创作冲动和艺术灵感，使他由慈父一变而为严肃的作家。简单的口述故事，变成货真价实的文学作品——动物小说。

虽然他曾矢口否认这本童话包含有任何题外的命意，“不涉及任何问题，没有性爱，不存在额外的含义”，但论者认为，它内在地体现和发挥了与他过去的作品一脉相承的有关世界、人生、社会、儿童教育、文学创作等等的见解，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冲突和反思。作者运用了复杂的文艺工具，创造出一个多层的构件。剥开来看，它像一个玲珑剔透的象牙球。最表层是《奥德赛》或《吉尔·布拉斯》式的流浪汉历险故事；往里，可以看到生动的人物性格刻画，机敏的戏剧性对话，如诗如画的风物描绘；最里层，可以隐隐触摸到涉及人与大自然、人与动物、人与社会之间多重关系的哲理思辨。因而它能满足不同年龄和文化层次的读者的审美需求，成为一本读者面很广的小说。



书中的主人公，四个拟人化的动物，其拟人的程度远超过其他一些动物童话。他们虽多少也具有各自的动物特性，但更多的是具有人的性格特色。他们其实是世纪之交的英国乡绅阶层人物，从较贫寒的鼯鼠到富甲一方的蟾蜍，而又全部都是“快乐的单身汉”，组成一个“独身者俱乐部”。故事里虽也有人，但和以人为主角的《爱丽丝漫游奇境》不同，他们都是配角，多半是讽刺的对象。不过，故事表面上是写动物，实际上还是写人。作者赋予动物以人的本色，使他们按照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进行交谈和活动，想象力比其他动物童话更大胆。例如，女作家比特丽克斯·波特的兔子彼得偷的是蔬菜，而蟾蜍偷的是汽车。但《柳林风声》又绝不同于以明显的社会讽喻为目的的《伊索寓言》或《拉·封丹寓言》。它的动物不是概念化的，而是有血肉、有思想感情的人性化（anthropomorphized）动物，形象丰满而有立体感，因而故事更具声色和可读性。这一切，使得《柳林风声》超越了动物童话的局限，成为独具一格的“动物小说”。

《柳林风声》虽然没有一些早期儿童文学中可厌的说教气，但也离不开作者本人的价值观，简言之，也就是维多利亚晚期英国中产阶级传统的道德观念。有些论者认为，作者在艺术上是创新的，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四只动物都是拥有资财、生活稳定的乡村有产者，他们无须靠劳动谋生，整日过着悠闲自在的游乐生活。浅表的道德主题很简单——动物间真挚无私的互助友爱。狂妄的蟾蜍因目无法纪闯了大祸，



得到三位朋友的关怀和竭诚相助，终于浪子回头，成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好乡绅。另一个插曲——河鼠和鼩鼠劳碌奔波为老水獭找回了失踪的孩子，却不事声张地悄然离去，表现了他们乐于助人、不图感恩的高尚品德。然而更深一层，还可以看到一个潜在的更大的主题：大自然与生灵万物息息相通的依存关系。

比起人类，动物更接近大自然。过度的文明，使人类疏离了大自然，感觉变得迟钝。而动物则保持着对大自然的高度感应，捕捉到她的细微信息，顺应她无所不在的“召唤”。河水涨落，草木枯荣，候鸟南飞，小兽冬眠，万物被春的气息唤醒。书中对动物的生活虽做了非常写实的描述，但间或却涂染了一层淡淡的神秘色调，透露出一种宗教气息。但不是基督教，而是自然神教。作者的异教思想，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黎明前的吹笛人”一章。那个长着弯弯的犄角、多毛的臂和蹄子的“吹笛人”，也就是“潘神”，即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羊的山林牧场之神。作者把他描绘成弱小动物的保护神，赋予其仁爱的自然神祇的喻象。这一章大概是要说明，动物（包括人）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才能避开烦扰，获得身心的安宁。在“獾先生”一章里，作者借老獾的口，对动物生存的永恒性和人类建树的短暂性，做了一番颇具哲理的慨叹。在獾居住的野林深处，人类来过又离去了，留下一座古城废墟，而獾们却始终留下，繁衍生息，长住不走。

在格雷厄姆生活的时代，西方工业化的进展还没有达到



严重破坏生态平衡的程度，因而没有引起人类对保护地球环境的危机感和关注。因此我们不能说，这本童话具有当代绿色和平主义的超前意识。但英国人惯有的那种对大自然的酷爱，对野生动植物的钟情，如一根红线贯穿全书。当那些可爱的小动物在大地上几近绝迹的今天，读着这书，不由得使我们感到，它在向我们倾诉一种朦胧、素朴、不自觉的环保呼声，不是用枯燥的数字，而是用诗一般的语言，用一颗爱心和真情。

也有人认为，作者还借书中动物的矛盾冲突，表白他本人内心的矛盾冲突。蟾蜍热衷于冒险闯荡，却被三个朋友拉回循规蹈矩的乡绅生活；河鼠被海鼠的故事激起狂热的航海梦，但最终还是在鼯鼠的规劝下厮守着他熟悉的河；鼯鼠在广阔天地里备尝自由遨游的甜头，但依旧深深眷恋自己那封闭安适的地下小巢——这一切似乎意味着，作者在人生道路上也面临着安全与冒险之间的抉择，力求取得二者的平衡。这安全，是否指他稳定但乏味的职业？这冒险，是否指他心向往之但有风险的文学创作？（曾有朋友劝他辞去公职，专事创作，他拒绝了。）这只能是一种推测。他曾多次游历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在海鼠和河鼠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中，他比较了南欧民性的奔放不羁和英国民性的严谨本分。他虽不明表二者的优劣，但骨子里终究是一位英国绅士。

《柳林风声》虽属童话类别，但被公认为是艺术造诣很



高的散文精品。作者对文字十分讲究。它的文体，比一般儿童文学“密度”(density)大，变化多。有快速的戏剧性叙事，有徐缓的诗意的抒情写景，有机智俏皮的对话，有讽刺幽默，有鲜明的性格刻画。既有文人腔的高雅，又有民间口语的俚俗和儿语的稚气；既有严谨的语法，也有故意打破语法规则的游戏文字。例如长达两行的食品名称，竟不加一个标点符号。他的作品少而精，从《梦幻岁月》到《柳林风声》，相隔十年，而在《柳林风声》出版直到他1932年逝世，他不再有只字问世。人们赞赏他文笔轻松优雅，他说，读来轻松，写来未必轻松，越轻松的文字越需要殚精竭虑。在一个主要靠眼而不是靠耳来阅读的时代，他是少数几个为作品的可诵读性而写作的作家，致力于创造一种富于乐感、朗朗上口的优美散文。他曾说：“我写下的每一行都要耗去我大量的生命。”写作对他是苦事，虽说是种“愉快的痛苦”。无怪乎到了晚年，他宁愿遨游于山林水泽，而不愿蛰居斗室伏案苦思。另一个没有说出的原因可能是，爱子的不幸夭亡，使他心灰意冷，失去了创作的意兴。

作者的另一特点是观察力强，对时间和空间有高度的敏感和细腻的感受。他笔下的动物和静物都是活的，他对它们倾注着深切的爱。写景并不单是烘托情节的背景。田野、河流、树林本身就是有生命的实体。汨汨东流的泰晤士河，是一只躯体庞大蜿蜒闪亮的动物，或者是一位阅历丰富的老